

# 不朽的丰碑

●石鑫



细雨绵绵，柳絮如烟，我独自漫步在嘉峪关的街头。夏意渐浓，空气中却已透出几分湿润与温柔。走到新华中路转盘街心花园时，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眼前松柏苍翠，一座纪念碑巍然矗立，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静静地凝视着这座铜城的过往与未来。

这是“钢城的开路先锋”纪念碑。两位地质队员的身影被定格在青铜色的浮雕上，他们挺拔、坚毅，双臂托起一块明亮的铁矿石。那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点燃钢铁梦想的火种，是无数人用汗水浇灌出的希望之光。我的目光穿过碑身，投向远方祁连山巅。雪白的峰顶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仿佛藏着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

于是，眼前的一切让我仿佛回到了七十年前的那个夏天——1955年8月，一支地质小分队从兰州出发，踏上西行之路。他们的目的地，是荒无人烟的祁连山深处。那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温暖的家园，只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呼啸肆虐的寒风和奔腾咆哮的讨赖河。白天，他们在烈日下跋涉，在峭壁间攀爬；夜晚，他们露宿山野，靠挖野菜充饥，有时甚至以骆驼草果腹。四季风雪，轮番考验着这群年轻的探路人。

他们是谁？他们是西北地质局645地质队的英雄儿女。他们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叩响沉睡亿年的矿脉。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不仅找到了铁矿，更为日后酒钢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代价也是沉重的，在镜铁山矿的前期地质勘察和后期补勘工作中，先后有1500余名地质工作者参与其中，白兴民等11位地质队员在找矿过程中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纪念碑上，化作永恒的记忆。

翻开酒钢的历史扉页，你会发现，除了那些默默奉献的地质队员，还有另一群特殊的身影——他们曾是军人，如今的建设者。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支特殊兵种——基建工程兵。1966年10月15日，嘉峪

关脚下的戈壁滩上，一场盛大的集结拉开序幕。两万七千多名官兵齐聚一堂，代号“建字02部队”的工程兵第二支队正式成立。那一刻，这片原本荒凉的土地仿佛被注入了热血与生机，如同春风拂面，唤醒了沉睡的戈壁。

最艰苦的地方莫过于镜铁山矿区。第011大队一连的战士们在那里一干就是13年。高寒缺氧、空气稀薄、紫外线强烈，这些自然条件足以让人望而生畏。可他们没有退缩，反而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每天清晨，他们背着工具走进百米井下，手工打眼、装药爆破、排渣支护。汗水湿透衣背，寒风冻僵四肢，但他们依然咬牙坚持。

曾经我站在白沙湾桥头，远望那一座座连绵不断的群山。山坡下，有一座红砖围成的大院，那是当年第011大队一连的营房旧址。操场上空荡荡的，唯有一副孤零零的篮球架还伫立在那里。我漫步其上，耳边仿佛响起嘹亮的军号声，眼前浮现出战士们列队出操的身影。那时的他们年轻、刚强，带着理想与信仰，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钢铁事业。他们也曾思念家乡，也曾梦回故土。但在任务面前，他们选择了坚守；在危险面前，他们选择了冲锋。冬季施工时，棉衣被汗水浸透，下班后便结成了坚硬的“盔甲”。巷道里滚石塌方，冒顶落石，随时都可能夺走生命。可他们依旧前赴后继，毫不畏惧。

回首峥嵘岁月，铁山人在数十年的创业实践中，经过提炼、总结和升华，逐渐形成“艰苦创业，坚韧不拔，勇于献身，开拓前进”的“铁山精神”。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激励我们，才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轻言放弃，在挑战面前不退缩畏惧。镜铁山的风雪曾掩埋过多少青春身影，巷道里又回荡过多少铿锵的脚步声。那些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舒适的环境，只有心中燃烧的理想和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如今的嘉峪关早已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酒钢也已成为西部重要的工业基地。当我们享受这一切成果时，是否还记得那些曾在戈壁滩上挥洒汗水、牺牲生命的建设者？他们中，有地质队

员，有基建工程兵，也有无数无名的普通工人。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太多文字记载，也没有耀眼的勋章荣誉，但他们的精神，早已化作这座城市最坚实的脊梁。站在“钢城的开路先锋”纪念碑前，我久久不愿离去。风吹过松柏，沙沙作响，像是在低语，又像是在诉说。眼前浮现起那些在祁连山中跋涉的身影，想起了在镜铁山深处掘进的战士，想起了那些为了祖国钢铁事业而不惜流血流汗的先辈们。他们的事迹值得我们铭记，他们的精神更值得我们传承。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人生在世，若能成就一件大事，便已足矣。”他们所做的，也许平凡，却无比伟大；他们留下的，不只是钢铁厂的厂房与机器，更是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丰碑。今天，当我漫步在这片曾经满目荒凉、如今繁花似锦的土地上，心中充满了敬意与感动。今天的酒钢在新的征程中勇往直前。无论是技术攻关、绿色转型，还是管理创新、提质增效。都是铁山精神的延续与闪光，这种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成为企业文化最坚韧的部分，最深沉的力量。站在新起点上，愿我们不忘来时路，不负肩上的责。让这份精神，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员，有基建工程兵，也有无数无名的普通工人。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太多文字记载，也没有耀眼的勋章荣誉，但他们的精神，早已化作这座城市最坚实的脊梁。站在“钢城的开路先锋”纪念碑前，我久久不愿离去。风吹过松柏，沙沙作响，像是在低语，又像是在诉说。眼前浮现起那些在祁连山中跋涉的身影，想起了在镜铁山深处掘进的战士，想起了那些为了祖国钢铁事业而不惜流血流汗的先辈们。他们的事迹值得我们铭记，他们的精神更值得我们传承。



“钢城的开路先锋”纪念碑 高深 摄

员，有基建工程兵，也有无数无名的普通工人。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太多文字记载，也没有耀眼的勋章荣誉，但他们的精神，早已化作这座城市最坚实的脊梁。站在“钢城的开路先锋”纪念碑前，我久久不愿离去。风吹过松柏，沙沙作响，像是在低语，又像是在诉说。眼前浮现起那些在祁连山中跋涉的身影，想起了在镜铁山深处掘进的战士，想起了那些为了祖国钢铁事业而不惜流血流汗的先辈们。他们的事迹值得我们铭记，他们的精神更值得我们传承。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人生在世，若能成就一件大事，便已足矣。”他们所做的，也许平凡，却无比伟大；他们留下的，不只是钢铁厂的厂房与机器，更是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丰碑。今天，当我漫步在这片曾经满目荒凉、如今繁花似锦的土地上，心中充满了敬意与感动。今天的酒钢在新的征程中勇往直前。无论是技术攻关、绿色转型，还是管理创新、提质增效。都是铁山精神的延续与闪光，这种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成为企业文化最坚韧的部分，最深沉的力量。站在新起点上，愿我们不忘来时路，不负肩上的责。让这份精神，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 文化随笔

我问自己：

“如何让稍纵即逝的人生旅程与生生不息的艺术长河产生交集？”这是一个写作者艺术人生最基本的命题，也是常常需要思考的问题。

是像天空一样，包罗万象，俯瞰大地，默默注视着艺术长河的奔流不息、向前向远吗？显然不是，人生很短，撑不起天空的永恒存在和亘古不变。

是像云朵一样，虚无缥缈，万象更新，悄悄揣测着艺术长河的更迭交替、日新月异吗？显然不是，人生很短，达不到云朵的变幻万千和捉摸不定。

是像飞鸟一样，雁过留声，南来北往，静静伴随着艺术长河的荣辱兴衰、时代变迁吗？显然不是，人生很短，划不出飞鸟的长空万里和无惧风险。

是像河边的芦苇一样，沐风栉雨，浸润着艺术长河的冲刷与浇灌，生出绿意，长出诗意吗？诚然如是，萌发绿意，飘舞诗意。人生可以是芦苇，生长在灌溉沟渠旁、河堤沼泽地，弹指绚烂，静处无澜，于淡泊中，平和自在，在摇曳间，逍遥出尘，在蒹葭里，诗意成海。

是像河边的耕牛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凝视着艺术长河的旭日东升、晚霞夕照，将汗水流淌在收获里，把作品书写在大地上吗？诚然如是，把土地当沃土，以人民为种子，讴歌当下，播撒希望。人生可以是耕牛，勤劳一世尽其能，坦荡无私甘奉献，水草充饥就安然，精疲力竭心情愿，在不辞辛劳中划出方格田，在卖力耕耘下播撒万顷粮。

是像河边的纤夫一样，低眉折腰，口喊号子，牵挽着艺术长河的清风明月、日长月落，把骨头扣疼进魂梦里，将影子剥离在时光里吗？诚然如是，把肩头当纸筏，以纤绳为素笔，诞生出经久不衰的千年绝唱，唱和出万古流芳的历史凯歌。人生可以是纤夫，成就着河上的百舸争流，收获着水上的悠悠纤歌。

像芦苇一样活着，感受植物的飘摇与安静，静享绿肥黄瘦的诗意与美好。像笛箫亦《植物》中所唱：“不曾羡慕飞天舞，走在路途；不曾与谁争宠，还是夺目；自成风景，自有倾慕。何必熙攘中，忘了身在何处。看见过雷刀斧、落日沙土；看见过彩虹怪鸟，蝶飞凤舞，何来寡闻，何来受苦，清新空气中，心不曾染泥土，安安静静，做一株植物，心如止水，看云卷云舒。名利之路，浓烟障目，无限风光，在幽静之处，安安稳稳，做一株植物，恨我爱我，眉头都不皱，雨也快乐，风也知足，默默吸水光合为万物，去留任尔，任你吞吐。”

像耕牛一样活着，在自己的生活里深耕文学与艺术，独守晨钟暮鼓的刻板与自律，闲看纷扰独反台，静享安然自痴。诚然如余华《活着》里的小人物一样，像耕牛一样，用黑溜溜的脊梁对着天，把头埋向土地里，辛苦地耕作。艰难地活着，不寻求任何意义地活着，耕耘在文字中，活出“心流”的意义；畅游在文字里，活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意义，生命微小而辽阔。

像纤夫一样活着，低眉折腰在尘世间，像史铁生一样，尽管责怪过命运的刁难，不满过上帝的考验，最终咬牙将残疾带来的痛苦扛下，宛如伏尔加河边的纤夫，把苦难嵌进肩膀，低头默默前行，在人生里生长出厚重与铠甲。

写作者，要用情感聆听艺术，要用生命抒写艺术。聆听艺术，人生就有了意味和情韵，在岁月如梭的光阴里，沉淀切实属于灵魂的气韵。书写艺术，人生就有了历练和积淀，在白驹过隙的缝隙里，留下真正属于心中的记忆。

在艺术人生里可以感怀喜乐，也可以承受悲苦，可以抵御平凡，也可以成就漫长。艺术让我听出了风花雪月，艺术陪我度过了春夏秋冬，艺术让我感知了真诚善良，艺术让我感受到了诗意美好，艺术很长，人生很短，日常里，听书、看报、写字，听着听着，人生就变宽了；看着看着，人生就变长了；写着写着，人生就变美了。用很长很久的艺术，支撑起很短很短的人生，在艺术的长河里，像水分子一样，瞬息出晶莹剔透，折射出气韵光芒。

# 艺术人生

●因果

## 文化看台



- ①8月9日，“风雅北疆·山水之约”主题文化演出在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阿尔山论坛中心上演。 马金瑞 摄
- ②8月6日在怀柔区桥梓镇禧宝露文化中心拍摄的北京传统吉祥物兔爷文创产品。 李欣 摄
- ③8月8日，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 朱炜 摄



# 我们该记得什么

——观电影《南京照相馆》有感

●徐宝光



暗房红光在银幕上弥漫开来，老张头粗糙的手指捏着镊子，浸着相纸的药水散发刺鼻气味——那气味混着街角未干的血腥与显影液的酸，像极了历史被强行显影时的疼痛，既腐蚀着胶片，也蚀刻着每个见证者的鼻腔。黑格尔曾说：“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1937年冬天的南京，在申奥导演的镜头下，这堆余温就藏在一间小小的照相馆里。当日军皮靴在门外踏出沉重的节拍，暗房中的显影液正无声浮现屠杀的铁证——这不是简单的历史重述，而是一场以胶片为刃，以显影液为血的记忆保卫战。

《南京照相馆》将镜头对准了“京字第一号证据”相册背后那些无名守护者。邮差阿昌（刘昊然饰）初入照相馆时向他的脊背和颤抖的双手，像极了《礼记》中“苛政猛于虎”的具象，显现出普通人面对暴力最原始的生理性恐惧。当他蜷缩在暗房角落冲洗出砍头照片时，指尖紧握得发白，喉头压抑的呜咽比任何嘶吼更令人心碎。红光漫过他的脸时，攥着镊子的手像浸在血里——这红不是安全灯的保护色，是被屠杀者的血，在暗房里为真相打光。这个编号“1213”（南京沦陷日）的小人物，其觉醒从不是瞬间的英雄附体，而是“仓廪虚而礼节隐，生死迫而荣显”的漫长煎熬——就像显影液里浮起的，是被刺刀划破的秦淮河

廊，良知也是一寸寸啃食着求生本能才露露轮廓。电影对“照相”权力的解剖，藏着对文明异化的刺骨反思。日军摄影师伊藤（原岛大地饰）一面拍摄砍头“留念”，一面强迫百姓举“日中亲善”旗帜微笑。婴儿因啼哭被当场摔死，他竟能平静命令母亲“继续微笑”。更讽刺的是他挥毫书写“仁义礼智信”时，儒家文明的精粹竟成了暴行的遮盖布。顾炎武曾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当阿昌颤抖着手调换底片，将“战时照”变成审判证据时，胶片终于从死亡的帮凶蜕变为正义的载体。那卷藏在旗袍夹层的底片，针线穿梭间，薄薄的织物成了文明基因最坚韧的庇护所。

照相馆老板老金（王骁饰）展开背景幕布的那一刻，足以载入影史。幽暗中，北平故宫的琉璃瓦先亮起来，接着是杭州西湖的断桥，最后是万里长城的烽烟——老金展开的哪是布景？是被炮火打碎又在灵魂里重拼的山河。众人立于这虚拟山河前，南京方言掷地有声：“大好河山，寸土不让。”当老金抚摸着幕布上斑驳的长城纹路，眼中映出的不仅是颜料油彩，更是《史记》里“明犯强颜者，虽远必诛”的血脉激昂。

最令人窒息的灰色人物是翻译官王广海（王传君饰）。马克思·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上的动物”，当他为日军递烟时，那道弓起的脊背，正是意义之网断裂后，人性在暴力面前的本能蜷缩。“我是翻译，不是汉奸”的自辩更像灵魂的哀鸣，酒

馆独处时灌酒的癫狂，递通行证时喉结的抽搐，拼贴出“合作者”在良知与苟活间的撕裂。当生存成为唯一选项，“汉奸”与“翻译”的界限，不过是刀刀下的一缕发丝。他默许士兵宋存义用南京城砖砸死洗印师时，那块刻有六百年前工匠姓名的青砖轰然落下——那一刻他眼中闪过的城砖纹路，既是文明的刻度，也是他亲手砸断的道德标尺，裹挟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历史纵深，成了砸向人性深渊的警钟。

片尾的时空折叠堪称神来之笔。当屠杀遇难者姓名如星辰掠过，黑白底片渐次融化于今日南京的璀璨街景：中山陵樱花如云蒸霞蔚，秦淮河画舫载满笑语欢声，孩童在玄武湖畔追逐着风筝。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意境在此刻具象——这组“没有彩蛋的彩蛋”让观众骤然惊觉：眼前流动的盛世烟火，正是暗房里那些颤抖双手誓死守护的“未来”。走出影院时，指尖触到的墙壁纹理，竟与影片中城砖的粗粝奇异重合，仿佛八十年的时光从未阻隔。

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历史坐标上，《南京照相馆》超越了简单的苦难陈列。它用阿昌对伊藤那句朴素的宣言——“我们不是朋友”——划清文明与野蛮的永恒界限；用暗房滴水声提醒太平盛世时的我们：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和平的代价，需要每代人重新称量。当最后一位幸存者的生命烛火熄灭，这些被银盐颗粒定格勇气，便成了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终极显影剂。

今日，我们漫步在秦淮河的粼粼波光里，总该记得些什么。记得暗房里颤抖的手指如何擦紧胶片，记得城砖上六百年的刻痕如何接住鲜血，记得老金弥留之际摩挲的半块发霉桃酥——那微不足道的点心屑，是对所有未等到黎明者的卑微祭奠。这些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我们血管里奔涌的滚烫记忆。暗房里的红光永不熄灭，显影液里的山河终将刺破谎言浓雾。它会疼，会烫，会在某个寻常的午后，随着梧桐叶落的声响，轻轻叩问：你，还记得吗？

# 立秋：稻花香里说丰年

●杨金志 张梦洁



八月初的一个午后，阳光、蓝天、白云、阵阵清风。一大片一大片碧绿的稻田，绿得望不到边际，绿得令人出神。

8月7日，我们迎来立秋节气。立秋在每年公历8月8日前后，农历七月上旬，太阳达到黄经135°时开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秋，揆也，物于此而擎敛也。”擎，同“揪”，就是聚敛、收集的意思。中国传统以立秋作为秋季的开始，此时处于夏秋交替之际，暑热依然显著。

上海松江区长浜镇的家庭农场经营户何杨阳，正在他的土宝农业基地侍弄水稻。不过，他并不是在田间地头，而是在基地的大屏幕前。屏幕上，显示着他所服务的6000多亩水稻田的“数字孪生”图像。何杨阳和同事用鼠标在屏幕上“划拉”并“选中”一片田地，它的面积、海拔、经纬坐标等参数马上显示出来；再选定一架无人农机，设定播种或者播撒农药的任务，这些机械就会在人的辅助下，开始劳作。

何杨阳是本地人，“90后”，8年前辞去机关单位的工作，满腔热情地回乡种田。“数字孪生+无人化种植+优质种源”，是他的几大法宝，也是新时代农业与传统农业最显著的区别所在。

一年四季，耕、种、管、收。在周而复始中，何杨阳深切地感受着土地与节令。立秋前夕的水稻，即将拔节抽穗，田间管理至为重要。何杨阳带着我们登上田头农机房的屋

顶，只见阡陌纵横，一道道水渠连绵不绝的江南水系。微风拂过，阵阵稻香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深呼吸。

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宋朝词人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这首词创作于辛弃疾隐居田园之际。千百年来，中国人辛勤劳作，种植五谷，当年辛弃疾的所见，与我们如今的所见，几乎毫无二致。

“明月别枝惊鹊”，我们确乎看见喜鹊、麻雀从稻田中飞出，飞向树梢，飞向远方。更不要说，成群的白鹭翻飞又落下，迈着它们的“大长腿”，在田地、林地和水岸悠悠漫步。何杨阳说，每年收割和耕种的时候，白鹭族群更加蔚为壮观，它们几乎是成群地跟在农机后面，捡食遗落的稻谷，啄食从土壤里翻出来的蚯蚓、虫子。“清风半夜鸣蝉”“听取蛙声一片”，请看，短短的几句词句中，我们体会到了何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这里描述的不正是夏末秋初江南水乡的典型气候吗？此时暑热依旧，能量在高空聚集，积攒到一定的程度，风雨雷电交加而至，转眼间，云开雨散，星星点点的残雨，不时落到行路人的头顶。

何杨阳的农业基地还是一个青少年学农基地，外墙上画着乡村彩绘，田头摆放着稻草人、水车。辛弃疾如果看见此景，会不会依然脱口而出：“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新华社发）